

# 再论畚族图腾及其高辛夷史源

——兼与“盘瓠即犬”“畚族狗图腾”说商榷

肖孝正

近10余年来,学术界对畚族图腾与史源两大课题,可谓公开争鸣各说各的,至今仍然未获共识。本文就此两课题进一步作些考释,续陈微见矣!

关于畚族图腾方面:

“神不歆非类,民不祀二祖。”畚族历来认高辛夷裔,其图腾当是继承高辛夷的凤凰(鸟、太阳)、葫芦和龙。高辛“盘瓠即狗”“畚族狗图腾”说,是历史阶段的误会。

其一,畚族盘瓠,本源是葫芦;是母系氏族社会早期的葫芦图腾崇拜的继承。

盘:葫芦形容器,即瓠、葫、壶;瓠:瓜类,统称葫芦。“盘瓠”本是葫芦也。从旧石器时代起,人类经历漫长采集经济时期,天然葫芦中有籽,妇人妊娠腹葫芦形而生子,原始母体崇拜,产生葫芦图腾崇拜。《庄子逍遥游》:“今子有五石瓠”,可“浮于江湖”。此周时黄河长江“五石瓠”可载人浮江湖作舟。《樊绰蛮书》卷二:“瓠长丈余,皆三尺围。”此唐代滇西的大葫芦。由此可见中华人类图腾神话:洪水泛滥,只留下伏羲、女娲兄妹,因大葫芦得救,相婚繁衍人类的事,是有原始社会早期采集经济基础,才产生葫芦图腾观念和葫芦崇拜的。《诗经·大雅·绵》:“绵绵瓜瓞,民之初生。”瓜瓞即葫芦。《诗》的真谛是中华人类或中华各民族的先民,最初是出自共同的母体——葫芦(瓜瓞),子孙繁衍,世代绵延的意思。这是葫芦图腾崇拜较早的文字记载。

畚族亦传说伏羲、女娲葫芦出生人祖。还传说盘、蓝、雷、钟四姓氏的始祖忠勇王源自高辛,是高辛帝皇后耳出“虫”即龙;“蜃”或“凤凰蛋”即凤凰;“瓠盛盘盖”即葫芦合体生族祖。这在当时父系制夷人崇鸟、崇太阳,蛋生人或人生蛋感生说,如帝喾次妃简狄“天命玄鸟,降而生商”等,是常有的说法,是原始图腾观念继承的反映。河南淮阳汉族祭伏羲陵,亦称人祖伏羲盘瓠。“伏羲一名,古无定书。”常任侠《沙坪坝石棺画研究》:“伏羲、包牺、盘古、盘瓠,声训可通,殆属一词。”

从泛称东夷、西戎、南蛮、北狄的东方夷人族系的有关图腾看:女娲伏羲:葫芦合体生,即盘瓠。太喙:大明即日月或太极太阳。太昊:天上日,风姓即凤凰和以龙名官的龙。少昊:亦天上日和以鸟名官崇鸟。高辛:凤凰、太阳神、葫芦和多个图腾混合象征的龙。畚族,始终认定是高辛夷裔;至今图腾继承也是高辛夷族系几个图腾文化的遗存。如明显存在凤凰图腾文化<sup>①</sup>,包括鸟状《独脚舞》和畚歌鸟语假声、双音特色及仿凤凰音歌源的《祖婆歌》:“公主长成尽灵通,鸟唱歌言教人传;山哈歌言从此起,流传万代教子孙。”等等。太阳:本与凤凰有关,近年还发现畚歌的《太阳经》和独有的畚族《日月舞》《龙头舞》等。尤其值得重视的:畚族至今各姓氏的许多房支分布各地所保留的盘瓠杖(即祖杖),杖身必定另有一条葫芦藤从杖根部缠绕杖身至杖头部,如无此葫芦藤缠身的“龙头杖”,便不算是真正的盘瓠杖。这完全足以证明,畚族至今仍然有幸保留下盘瓠本源是原始葫芦崇拜确凿物证——葫芦藤缠盘

瓠杖——活着的文物铁证。这些，与中国各族先民都出自葫芦说完全一致。<sup>(2)</sup>也是国际通用“宇宙蛋”[Cim ic Egg; 代码 A 641] 共同母体的。可见畬族盘瓠(葫芦)、凤凰(鸟、太阳)以及龙崇拜的图腾，是直接继承古河南高辛夷人图腾文化的。“盘瓠是狗”误解矣!

其二、“陈，太皞之墟也”今河南淮阳，历史延续至今的每年农历二月二日至三月三日，及每月初一、十五日，四面八方的人几万至十几万的汇聚淮阳“伏羲陵”统天殿伏羲像前焚表进香。当地汉族群众祭祀时，有一段《担经挑》传统舞蹈唱词是：

老盘瓠安天下人烟稀少，没有天没有地哪有人伦。  
东南山有一个洪钧老祖，西南山有一个混天老人。  
上天神只知日月星斗，下天神只知五谷苗根。  
有了天有了地没有人烟，上天神只留下人祖兄妹二人。  
他兄妹下凡来万古流传，眼看着一场大祸就要来临。  
多亏着白龟仙渡到昆仑，无奈何昆仑山滚磨成夫妻。  
时间长日已久生下儿女百对，天下人咱都是一母所养。  
到如今担花篮，讲三纲论五常，哪有远人!<sup>(3)</sup>

在闽东畬族社区，至今同样保留下有每年农历二月二日、三月三日以及初一日、十五日的祭祖和会亲盘歌庆典的习俗。<sup>(4)</sup>畬族各姓氏祠堂或众厅祭祖，不同姓的同族人均可参加，必祭共同始祖忠勇王，中堂竖立有葫芦藤缠绕杖身的盘瓠杖(即始祖杖)，唱《祖源歌》《高辛氏》和跳原始的《日月舞》、《龙头舞》、《独脚舞》等。

传承至今，已形成畬、汉两族一南(闽东畬族)一北(淮阳汉族)同样是“祭祖神”，竟是那么相同的奉称人祖、族祖“盘瓠”；竟又各自继承下如此之多相同的“祭祖神”日期；连淮阳汉族《担经挑》称“龙凤花篮”舞与闽东畬族《日月舞》《龙头舞》《独脚舞》，也是那么相同的显示出中原古夷人原始葫芦、凤和龙图腾文化的象征。两地两者传承古代夷裔“祭祖灵”的民俗共同性中，可证畬族源自古河南高辛夷无疑。畬族高辛“盘瓠是狗”谬误矣!

其三、“进入阶级社会以后，图腾名称演变为姓氏、人名、地名、族名和官名。”<sup>(5)</sup>从畬族认最早四姓氏和畬族李、吴姓，探寻其图腾名称。盘：崇伏羲女娲葫芦，与盘瓠(葫芦)、盘古同盘；名自能，即自己能从葫芦出，繁衍子孙，或盘古自生其中，能开天劈地造世界。蓝：古通篮，伏羲女娲的“龙凤花篮”有龙凤葫芦，太昊高辛有天日；名光辉，即太阳、凤凰。雷：天雷神，鸟翼，雨即羽，通天日、辰龙与凤凰；名巨佑，即天日雷神和龙凤吉祥保佑。钟：风形风声，甲骨文风同凤，凤凰吉祥；钟又同盅，与盘同源葫芦，可能是高阳夷裔老童及重得姓，日神子孙，因钟本字为𦔁或鍾；名志清，志乃记载，意为钟姓源，记载深远清楚。李：木子即木瓜子，崇伏羲女娲葫芦，可能是伏羲亦称太昊裔姓，亦有天日和龙凤。吴：古吴字形，如上日下鸟夷形，崇鸟夷可能是少昊裔姓，少昊以鸟名官有凤鸟氏、玄鸟氏等二十四种(24个氏族)，<sup>(6)</sup>少昊亦天上日亦日神子孙。古夷人有天上十日说，即十个日部落。这样从姓氏上溯其原始图腾，畬族六姓氏都属夷人原始崇拜的同源姓，根本没有狗图腾的影子。

其四、三国谯周《古史考》：“伏羲制嫁娶，以偪皮为礼。”唐卢仝《与马异结交》诗一：“女娲本是伏羲妇。”《路史》注引《风俗通》：“女娲，伏羲之妹。”这兄妹婚是反映母系氏族的血缘婚。后来伏羲又“制嫁娶”，显然经历图腾外婚制到父系后期对偶婚。畬族始祖忠勇王，传乃高辛皇后耳生，当是高辛帝太子，与三公主婚，亦是原始兄妹婚折射。按高辛实有其人说，帝喾名俊也就是传说中的“帝舜”<sup>(7)</sup>。可能是同父异母太子与公主或仿“兄妹婚礼”成婚。生三男赐姓盘、蓝、雷与东夷王三女婚，一女配钟姓。与淮阳汉族《担经挑》：“生下儿女百

对”，皆源自夷人伏羲先兄妹婚和“制嫁娶”后对偶婚。畚族婚俗，继承高辛夷图腾文化的葫芦、凤凰（鸟、太阳）及龙，在如今闽东畚族婚礼过程中均有表示。如男拜女不拜，因依祖礼男是作忠勇王，自然是龙（或是太子）当是龙子，拜就象征龙体状，两手五指半握象征龙掌；女是公主，象征丹凤朝阳，所以不拜。又如向外拜天地，向内拜祖神，而不拜男家父母。意在洪灾只留下伏羲、女娲相婚繁衍人类。又如洞房饮合卺酒，郑玄、阮湛《三礼图》：“合卺，破瓠（葫芦）为之，以线连两端，其制一同瓠爵。”畚族新婚夫妇饮合卺酒，意在葫芦合体生，成婚发后代。新娘洞房第二天早下厨房有“新娘第一瓠篱饭（俗称新归餐）”和“破分南瓜”等俗。勿须赘举。从畚族传统婚俗显示的图腾崇拜看，并没有狗。

其五、从“盘瓠”错位为狗的源头看：言最早见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，此文已佚，引《风》文者系按唐李贤注《后汉书》据《风》。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云：“高辛氏，有老妇人，居于王宫，得耳疾，历时。医为挑治，出顶虫，大如茧。置以瓠篱，覆之以盘，化为犬，其文五色，因名盘瓠……。”南朝范晔作《后汉书》，“《南史》言其为史反对贵古贱今”，即不“贵”《史记》等对五帝先秦的记载。范晔删去《搜神记》耳出“虫”（按：即龙体男孩）“大如茧”（按：蛋生，即高辛凤凰鸟图腾特征），“置以瓠篱，覆之以盘”（按：即葫芦崇拜传承的用瓠篱盘接生礼俗）的主要情节，而直言：“昔高辛氏有犬戎（按：戎被称犬）之寇，……时帝有畜狗，其毛五采，名曰盘瓠……”对照《山海经·南次三经》：“有鸟焉，其状如鸡，五采而文，名曰凤凰。”即可发现《山》的“有鸟焉状如鸡”与《搜》“化为犬”、《后》“有畜狗”；《山》的“五采而文”与《搜》“其文五色”、《后》“其毛五采”；《山》的“名曰凤凰”与《搜》“因名盘瓠”、《后》“名曰盘瓠”之间，这里干宝范晔显然是在偷换概念，把高辛氏五彩鸟即凤凰在《山海经》的描写，作些文字对位变更，鸟“名曰凤凰”变成狗“名曰盘瓠”。把高辛夷裔祖先感生说的龙（虫）、凤（茧）和葫芦崇拜的传承，被干宝“三合一”化为犬因名盘瓠；范晔为史反对“贵古”，干脆高辛畜狗名盘瓠。于是，高辛龙、凤凰、葫芦（感生）均被盘瓠替代，盘瓠又为狗名，高辛“盘瓠即狗”观念错位源从此始。姑且不议此“传说”创作源和应劭、干宝、范晔三人是否有反对道教异族人为的个人因素，然封建帝王历史因素却很明显，尤其汉“大一统独尊儒”后，龙凤被历代帝王占有，不容许夷蛮戎狄认先王龙凤祖先，于是高辛夷裔作为祖先崇拜的龙凤葫芦——盘瓠——狗的观念错位，便几个朝代相承下来。“民不祀二祖”，畚族认高辛夷裔的谱图歌，难免受几个朝代极大的冲击和影响，但也有相当部分畚族谱图歌持疑问、否认或没有狗的。以列宁“两种文化”的理论，审视“化犬、畜狗名盘瓠，平番、变身”这段节传说，便显见封建统治者对夷蛮戎狄的历史歧视与诬陷矣！

其六、从“图腾制”理论传入后的情况看。对畚族图腾的看法，出现套用范晔等三人“狗名盘瓠”说，畚族是狗图腾。如早期凌纯声的《畚民图腾文化的研究》，其论据即“三人说”及受之影响的畚族谱图歌中的这部分。忽略了“三人说”与畚族谱图歌中共同认定高辛夷裔，忽略耳出“茧”正是高辛夷人“蛋生”凤凰鸟图腾和“盘盛瓠盖”葫芦崇拜传承真谛……。“畚族狗图腾”讹矣！图腾是母系氏族早期认亲族关系。图腾观念产生以后才有万物有灵观念。畜狗狩猎不是原始狩猎。畜狗狩猎，已是农业、牧畜业、制陶业有一定发展，男人在各种生产中产生主力男权，才进入父系制不稳定对偶婚抢婚出现的社会，高辛帝是父系制后期将进入文明时代的部落联盟领袖，何以会颠倒头产生母系前期社会的图腾观念？先有图腾观念才有图腾物选择。凌氏是先定图腾物狗，再猜想有可能是狗图腾。可见其“猜测”立论的不科学。尤其凌氏文并引史图博调查，硬说畚民有狗图腾禁忌，这显然是不实之词。我几十年生活在闽东畚区，亲见畚民不但养狗吃狗肉，而且还唱人肖狗的《十二生肖歌》。哪有

狗图腾禁忌呢？因盘瓠长期错位为狗，有人故意在畬族人面前说“狗”或“盘瓠”时，才引起畬族人反感，甚或出现互相对骂为狗。这怎能理解畬族狗图腾禁忌呢？还有畬女凤冠髻、五彩凤衣，明是高辛五彩鸟凤凰的史载，硬被凌氏文说成“狗冠，狗毛五彩”。连儿童跷跷板游戏都被看成“狗舞”多已失传。氏族图腾最重要的质素之一，是“外婚制——图腾群内的分子，不通婚姻。”而畬族是族内几姓氏相婚的，怎能以“畬族是狗图腾”牵强释之呢？

综上所述，畬族，在高辛夷中形成一支共同族体，其图腾是直接继承当时高辛夷人存在的凤凰（鸟、太阳）、葫芦（原始葫芦崇拜传承下来的）和龙（不是原始图腾，是多种图腾混合的特殊象征）的崇拜。高辛“盘瓠即狗”“畬族狗图腾”谬误矣！

#### 关于畬族史源方面：

上述畬族图腾的论证，也同证我1986年提出畬族源自古河南高辛夷说的确立。那时有人认为此说缺乏“信史”依据。其实，《畬族研究论文集》“前言”所列的畬族史源研究至今的六说（包括我的“河南夷”说），究其主要依据，归根结底都引出《风俗通》《搜神记》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并联系畬族的谱、图、歌等来论证立说的。不同的是：我引出的是“三书”与畬族谱、图、歌等共同认定是“高辛”夷，并以此论证立说；其余五说引出的是“盘瓠”并各自做各自的论证立说而已。怎么唯独我的“河南高辛夷新说”缺乏“信史”为据呢？至于畬族图腾，当时我是从畬族史源著论的，虽文中也已提到高辛凤凰与畬族凤凰民风相合，但行文上不可能再对畬族图腾文化历史地阐释和论辩。因为，原始氏族图腾的产生及其演变的历史，与阶级国家产生形成民族共同体，两者时空前后相距甚远。于是研究形成畬族史源，其图腾只能是继承的问题，即母系继承到父系继承到感生继承。其图腾物必由一个图腾到多个图腾以及我国混合图腾“龙”的发生。进入阶级社会后，其图腾崇拜已演变为姓氏祖先崇拜。

诚然，一个民族的图腾与其史源有密切关系，我学习其余五种族源说，虽给我许多启发和帮助，但我总觉难予认同。如徐夷说，就不能笼统称东夷说。把夷人各支系不分前后时间和内外争斗史料通引据，只能证明夷人历史存在。早已融入华夏族的夷人徐氏，商朝的徐国。皋陶偃姓。徐偃王，已是奴隶制后期西周徐国国君。西晋张华《博物志·异闻》：“徐君官人娠而生卵……”也只能证明属夷人“蛋生说”崇鸟。但这早已融入华夏族的皋陶夷裔“六、蓼、英氏和群舒，都在江淮之间今安徽六安、舒城一带。”“舒和徐，古同音通用。”“徐夷也是传说中的皋陶的后裔。”<sup>⑧</sup>畬古无字，畬同𪔐，两音不同韵，难与单韵同音；古义指田，也不能与舒、徐指夷人通用。已融华夏的西周徐君乱被灭，其民勿须西迁，并无西迁。即使西迁，当为华夏族民，也不可能变成高辛夷裔的武陵蛮。而武陵蛮，按《楚辞·天问》：“伏羲”“女媧”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帝高阳之苗裔。”高阳即颛顼，裔祝融，帝喾臣。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：“南方之极……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。”湖南衡山主峰称祝融峰。《世本·帝系》载其六姓（均无今畬族姓）是从始祖母左右肋下分别生出来的。然颛顼与高辛有近亲关系，苗、瑶与畬历史上是否有分融，确是值得重视研究的。现汉晋武陵蛮说，如不向史上引伸，似是武陵土著说；而下指蛮，蛮、夷、越历来多混称，连台湾也称夷，与浙越、闽、粤凤凰山土著说，都同样存在“源”的论证与“流”的路线问题。一个迁徙民族的共同地域，历史上“大分散小集中”也可以倒过来“大集中小分散”，即相对说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是集中的。现土著说，以一定的地域范围来追寻史上迁徙的畬族史源，自然难度很大。虽有许多努力和贡献，然论证某地域存在的先民，并不能证明是畬族的先民；论证隋唐之际闽粤赣交界地域的畬族及其后的迁徙，不能证明在此之前的畬族祖先没有过迁徙；同样也不能证明此地域的先民就是畬族先民。土著说对畬族共同语言、前期历史，给予“桃源式”设想或牵强附会；（下转第78页）

建阳书肆之盛,除了有其独特历史条件和丰富的版本、竹纸等自然资源外,优越的地理环境也是建阳书肆崛起的基本条件。建阳北扼江浙,南屏八闽,为古代中原入闽的必经之地,素有“闽北走廊”、闽地“咽喉”之称。陆路交通有三条古道:一是沿邵武、光泽经江西通中原;另一条是出崇(武夷山)阳(建阳)分水关经河口至苏杭;再一条是出浦城仙霞岭而北上。较为便利的交通条件,为四方商贾前来贩书提供了方便。正如清初诗人查慎行(字初白)游历建阳时所描述:“江西估客建阳来,不载兰花与药材。妆点溪山真不俗,麻沙坊里贩书归。”

寻踪水路上“建本”图书的流通,崇化、麻沙有溪流汇入麻阳溪。两坊书籍走水路均可经建溪入闽江而达福州。宋元明时书商足迹遍及日本、朝鲜和阿拉伯一带,不少的书商从泉州用海船载“建本”书籍远销朝鲜、日本等海外国家和地区,也以“建本”图书换取新罗的人参、布匹等物产品。元建阳学者熊禾在重修《同文书院上梁文》中写道:“儿郎伟,抛梁东,书籍高丽日本通;……儿郎伟,抛梁北,万里车书通上国”。这是建阳两坊书籍运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可信记载。明代熊宋立《仲德堂》編集刻印的《各方类证医书大全》二十四卷,于嘉靖七年(公元1528年)销售日本,被翻印刊行,成为日本刊行最早的医书。日本国人视之为“医家至宝”,倍加推崇、珍惜。现在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西班牙等国家博物馆、图书馆均藏有“建本”图书。

宋代建阳书肆的发展、繁荣,在当时不仅活跃了书籍贸易,普及了文化,满足了民众精神生活,也推动了造纸、制墨、印刷等手工业经济的发展,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。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少有的现象,它的贡献是巨大的。(作者单位:福建省南平市电大分校)

—————  
(上接第76页)

对畲族内在特征文化丛的共同体传承,全归于外因交流替代的结果,难免渺茫。

总之,本文续陈畲族图腾与史源的抛砖心愿,诚为祈望通过研讨,寻求共识矣!

(作者单位:福建省宁德地区文化局)

注释:

- (1) 请参阅《畲族研究论文集》一书中《畲族溯源初探》第三部分及《畲族传说故事》中《凤凰装束的由来》等篇。
- (2) 刘克汉《论中华葫芦文化》:“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,许多成员的先民都曾崇拜过葫芦。时至现代,还有相当多的民族如汉、彝、怒、白、哈尼、纳西、拉祜、傈僳、阿昌、景颇、基诺、苗、瑶、畲、黎、水仡佬、壮、侗、布依、高山、仡佬、德昂、佤等族,都有关于中国各族出自葫芦的传说。尽管这些传说的情节不尽相同,但都说葫芦是各族共同的母体。”见《民间文学论坛》1987年第3期。
- (3) 李洁《祭祖的原始舞》——论河南淮阳的民俗舞蹈“担经挑”。见文化艺术出版社《舞蹈艺术》1987年第4辑(总21辑)。肖孝正按:词中“南山”与畲族志勇王“南山”同;其“担花篮”兼一边龙、一边凤,亦称“龙凤花篮”。此舞传女不传男,服饰黑色绣边,与闽东福安等地畲女装束相仿亦亦有“三角”标记。
- (4) 见《闽东畲族歌谣集成》附录“闽东畲族歌会歌节简介”。畲村二月二、三月三祭祖最多。
- (5) 何星亮《图腾文化与人类诸文化的起源》。
- (6) 《左传》昭公十七年。
- (7) 郭沫若《中国史稿》第一册第116、117页,“商朝的始祖契,也是帝喾的后裔。”下注:商代卜辞中有“高祖契”见《殷契粹编》1.2等片,即帝喾、帝俊。
- (8) 郭沫若《中国史稿》第一册第113、114页。